

我与海棠有个约定

(外二首)

■沙雁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小宇宙
每朵花的蕊中都藏着许多小秘密
犹似嘉州海棠。生根发芽
落地开花成三江水潮起潮落的乡愁

从乌尤峰到草堂寺,从高标山到铁牛门,从乐山广场到苏稽古镇
凌云佛岸的每一个角落,每一条路旁
我认识所有的海棠和他们的脚印
在薛能的城郭、东坡的书院、沫若的故园

甚至曹雪芹幻象的梦境里
我看见林黛玉贾宝玉薛宝钗海棠树下
飞花令

偌大一座城池作花园,足够我心心念念
随便便深深浅浅
他们诗一般伸展的枝条上有数不清的花蕾
王族的高傲、西府的富贵、垂丝的妖娆,
以及伊索的纯真、贴梗的耿直、八棱的个性……
在恰当的季节不舍昼夜吐露芳华
他们都是我真情挚爱的同路人

我与海棠有个约定。我喜欢他们一朵
一朵向上生长

晴朗的时候接受太阳检阅
静好的时候学习燕子展翅
灵动的时候迎风起舞
身姿绰约,浅笑盈盈,花瓣洒雨
任由花红落在路上,任由花白铺满台阶

每一次花开时节都隐隐作痛
一片、两片、三片……随缘率性地游离
海棠树下,我仰望天空
他们开着各色的花,结成各异的果
守住或放飞自己的秘密

沫若故居的樱花

绥山山馆的大门永远敞开着
足够一匹马,或者豹子挣脱缰绳
踢踏

后花园的土壤很是柔软
翻越院墙的童年摔下来,从来不会流血
和疼
东风吹送的云朵停下来,仿佛梦幻里的城堡

我认识那一株樱花,那时的人一般都有两个名字
一个注释纯洁的乡愁,我叫他开贞
一个意为浪漫的爱情,我叫她安娜

我认识那一株樱花,聚散已是好多年了
每到春天,他还开得那么热烈
每到春天,她还开得那么有仪式感

峨眉山的朝圣之旅

如果我爱你,就带你一起飞翔
像蒲公英一样说走就走,随遇而安,心
怀虔诚
如果你爱我,就陪我一起绽放
像蒲公英一样落地生花,饱含甘苦,入
药济世

在路边,在田野。轻风携带一粒种子
飘过头顶,飘过边界
翅膀掠过地方
便是驿站,或者故乡

在三江水岸,在伏虎溪旁。浅雪纷飞似
羽化的精灵
听见鸟袅袅有形,离据园落叶无声
月光星辰投影的地方
便是归处,或者梦乡

在海拔3000米以上,在峨眉金顶。我
风尘仆仆
白云手牵手,莲花朵朵开。每一步台阶
都是修行
每一次低头都是朝拜
每一次仰望都是释怀

在春天舒展,在四季轮回。参悟与涅槃
从黄色小花到白色飘絮
每一次蜕变。每一次飞翔,
都是朝圣的旅程

一棵名字叫蒲公英的草
自我从容、平淡泰然。不歌唱也不表达
面对一棵小草的慈悲和智慧
我双手合十

岁月深处的嘉定城

■朱仲祥

我老家距乐山百十里,家门
外有条金牛河,发源于丹棱总杠
山,在小三峡上游汇入岷江。童
年时我不小心尿了床,母亲总会
打趣说:你娃儿这泡尿才大哟,差
点就把我冲到了嘉定府。从那时
起,“嘉定”作为乐山的曾用名,就
深深烙印在了我的记忆中。

查阅资料知道,嘉定得名与南
宋赵扩有关。那时的嘉州是赵扩
的封地,他在这里做嘉王时,修建
了嘉庆关等一系列军事关隘和城
防设施。后来赵扩登上皇位做了
宋宁宗,于庆元元年(1195年)升
嘉州为副省级城市嘉定府。从
此,“嘉定城”这一称呼一直伴随
乐山到元明清直至民国。民国时
期政府的官方文件,包括日军侵
华的相关记载,凡涉及乐山古城
时,大都以“嘉定”称之。

关于这座城市的发轫,《水经
注》有明确的记载:“(南安)县治

青衣江会,衿带二水矣,即蜀王开
明故治也。”是说春秋时期,鳖灵
带领自己的部族,从荆楚之地溯
长江而上来到今乐山,在九顶山
下驻扎下来,然后将部族各分支
的头领牟子、车子、尖子、莫子等
分别安顿在岷江两岸,开始了蜀
中治水的历程,并开挖麻浩以解
决洪水壅塞的问题,造就了一座
独秀的乌尤离堆。因水流顺畅,
洪灾不再,峨眉山下到处五谷丰
登,六畜兴旺,鳖灵的部落也因此
有了发展壮大,治所因此而为城
廓,直至后来成为岷江航运的重
要节点和造船中心,成为汉南安、
古嘉州的治所。

乐山的文史专家告诉我:古老
的嘉定城,原来建在大佛对面的
育贤坝,由于江水的不断冲刷,城
市被逼退到了现在的位置。署衙
设在今海棠公园处,前有小型广
场,后有老霄顶可以登高,环境应

该是不错的。府衙前面的玉堂街
和东大街,就是那时城市的中轴
线了。古城范围自拱辰门、高北
门到老霄顶、水西门,再到岷江
和大渡河边;二十余里的城垣透
透迤迤,连绵起伏,城堞齐整,蔚
为壮观,且每座城门上都建有古
城楼,有书可查的就有嘉乐门、高
西门、平江门、福泉门、人和门、来
薰门等十余处。赭红的城垣之内,
巷陌纵横交错,人家鳞次栉比,街
市繁华热闹。遥想当年城垣上旌
旗猎猎,金戈烁烁,该是何等威
风气派。清人史致康在《登嘉州
城楼》一诗中写到:“晴容都在郡
城头,耀日旌旗雉堞周。”清人沈
清任写诗赞曰:“栉比鳞排百万家,
金铺倒影插平沙。”

莎贝拉·伯德是在清光绪年间
来到嘉定府的,回国后她著有
《1898:一个英国女人眼中的中
国》一书,书中给嘉定的城市规模

定位是“据说有五万人口的嘉定
府是个重要的商业城市”,那时的
城市拥有五万人,已经很了不起
了。她很欣赏嘉定的城市风光:
“从北面接近这座有吸引力的重
要城市确实美,乡村是连绵的丘
陵,大片红砂岩的绝壁,浓密的树
木,有宝塔和寺庙。在岩石的凹
处有许多雕刻,猩红的杜鹃花和
盛开的栀子花无处不在。”莎贝
拉·伯德还介绍,因为三条大江在
这里形成交汇,在一段不长的距
离内,河流就像一个湖泊。这是
个富裕的城市,是最为肥沃最为
可爱的地区的首府。城墙是鲜红
的砂岩,很少是用坚硬的青砖砌
筑而成……“从任何角度看,这个
城市都很美丽。”

随着时光的流逝,千古风流的
嘉定城已“换了人间”。尽管如
此,旧城的面目依然保留了一些
。十余里的古城垣,依旧矗立

在大渡河与岷江之滨,斑驳的墙
体上附着着横斜的绿树,交错的
根须,一派沧桑之美。丽正门、水
西门、来薰门等几处城门还点缀
在城垣之上,门洞如古城的一只
只眼睛,打量着江上的船来舟往,
潮起潮落。不临水的,大概只有
拱宸门连同一段古城墙,依旧横
跨顺河街上。曾被黄庭坚大加赞
赏的万景楼及其崇圣祠,今天还
矗立在老霄顶上,虽朱颜已改但
雄姿依旧,成为古城一景。修葺
一新的龙神祠外,依然可见古时
留下的城墙城堞,虽然经过风霜
雨雪的侵蚀变形得厉害,但更显
其珍贵和真实。

几年前,我随一项目组来到上
海,走进位于洋山港的中国航海博
物馆,在一张明代的航运历史地图
上,又看见了四川码头城市“嘉定
府”的清晰标注,便知道嘉定城坐
落在历史的记忆中,不可磨灭。



大瓦山雪景

■ 辜顺刚 摄

大瓦山冬韵

■邹燕

来到金口河,如果仅仅见到大瓦山春、夏、秋三季,会以为大瓦山只有庄严与静谧,冬天的大瓦山身披皑皑白雪和料峭冰凌,冰山隐飞鸟,云雾锁深潭。置身其中会想起《湖心亭看雪》那句:“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但与江南雪景不同,冬天的大瓦山方正俨然,傲然出尘,若仙若道若隐者,人无碍无边之境。

只有见过了大瓦山四季,更能体味大瓦山冬景之韵。严格来说大瓦山的春天与冬季分割不太明显。春天的大瓦山只能从太阳一次次剥离中慢慢寻觅山体的层次和清灰,直到大天池边候鸟成群、牡丹盛开,积雪和冰凌才会彻底与大瓦山告别,而这时候山外已是夏季。

漫山遍野的转转花、杜鹃花、野百合和树萝立即抢占山色,阳光和花朵交织的大瓦山如舞人的刺绣,这些开在夏季的花歌唱的却是大瓦山之春;秋天的大瓦山斑驳多彩,片叶也能谱写一曲乐章,那些凝结了千百年的树木使山水斑斓如画,川牛膝、当归、重楼等中草药的药香弥漫山野,大瓦山如百花酿蜜丰富香甜,秋山秋水波光诡谲,斜阳映月波光粼粼,彩虹赤练横贯五大天池。

一夜秋风北鸟南飞,黑颈鹤入池边觅食,大瓦山迎来深秋第一场雪,藏起靓丽的外衣,换上厚如铠甲的铮铮冰凌,大瓦山也才真正像一座仙山,坚毅硬朗是大丈夫,即使柔软的雪下到大瓦山,也变得硬硬朗朗圣洁庄严。雪一层一层覆盖,经阳光融化形成冰凌,山与树与叶与地面和尘土,覆盖一层透明的冰凌,层层冰凌中的物体好像松脂琥珀,组合成美丽的冰雪世界,那些开过的花,那些鲜嫩的蔬菜,还有过冬的中草药,都在冰凌中打坐,一个个成了大瓦山的修行者,会想起转转花和燃灯佛道场、大瓦山顶的庙宇和钟声。

在冰雪中静下来闭上眼睛,听松林里的飞鸟和自然物语,聆听大地的呼吸,聆听雪落的声音,纯粹、甘甜,在大瓦山的冰雪里走走,一身尘埃清扫得干干净净

石堰纸香访大千

■夏书龙

去年暮秋,青衣江畔,依然绿意盎然。

几位老友相邀前往“蜀纸之乡”夹江,参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竹纸制作技艺。

竹纸产业,是夹江的传统工艺,早已享誉全国。手工造纸的作坊,遍布竹树掩映的村落和沟壑。朋友冬梅女士是夹江县文化馆工作人员,在她的带领下,我们直奔马村镇石堰村“大千纸坊”。

到了石堰村口,我们将车停在一家造纸作坊内。然后,顺着纤细而清澈的小溪,徒步参观,徜徉缓行。

沿途竹树葱茏,烟岚徐起。旖旎风光,妩媚清幽。溪水潺潺漫漫,声音清脆,潮潮润润的,沁心入肺;苍翠的山坡,虫鸣鸟啼,悠然入耳,如痴如醉。房舍旁边的犬吠猫叫,也是淡淡而怡然。“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全然如此幽趣。

路边砌有文化墙,蔡伦的鎏金塑像,金光闪闪。令人追思怀古,情不自禁溯源造纸业的辉煌历史,慨叹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之后,用图案展示了手工造纸的十六道工序,井然有序,一目了然。最后,大篇幅展示历代骚人墨客关于夹江的题诗,金红色墨迹,飘逸豪放,光泽千秋。古朴自然的山水,便有了内蕴深刻的文化,有了历史的沉淀。沉湎于诗词的美好意境,怀古之幽情,涌满胸膛。

竹林掩映的路旁,造纸作坊较多,我们尽量都进去参观。主人也都格外热情,耐心回答提问,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担任向导的冬梅介绍,夹江手工造纸始于唐朝,历史已愈千年。清康熙时期被钦定为“贡纸”和“文闹卷纸”。从事手工造纸的槽户,每年可以享受不纳捐税的恩惠。国画大师张大千曾以“中国有宣夹二纸,堪称国之二宝”赞誉夹江手工纸。如今,夹江竹纸制作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享誉全国。

于是,便聊起唏嘘千古的张大千,谈到了国画大师与夹江手工造纸的一段趣闻逸事。

1939年秋末,市场上的宣纸紧缺告急。张大千两次亲临夹江,居住在石堰村大槽户石子清家中,研究改良夹江当时生产的“连史纸”。他在竹料中加入棉和纤维,增加纸的韧性和拉力;加入白矾和松香等,增加纸的抗水性和洁白度。通过反复试制、试写、试画,“大风堂”“蜀笺”等优质国画纸在石堰村诞生。

石子清的后辈石利平,如今是夹江竹纸制作技艺市级传承人。我们径直进入石家作坊。工人正在捞纸、榨纸、刷壁、掀纸,忙忙碌碌。在主人的带领下,我们顺青石板路,爬上一道小坡,依山而造,一幢小青瓦房,掩映在竹树翠柏里。房舍是吊脚楼,横梁搭在一块巨大崖石上,别有洞天。十多堵刷屏,品字排列在吊脚楼下,这便是当年刷壁纸的地方。驻足慨叹片刻,我们又穿过吊脚楼,爬上一道小坎,一幢木制结构的四合院,古色古香,呈现面前——

这便是当年大千先生入住之处。

院落里石板铺地,苔藓斑驳。实木板壁,镂雕门窗。沧桑桑田,历历毕现。靠前一间古屋,门楣高悬“大千纸坊”匾额,是大千先生当年工作和起居之所。堂屋正中有隔屏,前为客厅,后为画室。古木案台,纸笔砚墨,一应俱全,令人遐思。后门面对青山绿水,门匾有“大风堂”三字。外有小天井,小巧玲珑,别有幽趣。花草葱郁,苔芥丛生。四面瞭望,峰峦岩壑,起伏跌宕;竹树遍野,苍山翠微,岫烟徐徐……

院落后侧有小门,上行二百米,便是大千研摹改良夹江手工纸的槽坊旧址。陈旧而简陋的雨棚下,数十个槽缸、药缸,依旧摆放在固有位置。两扇帘窗遗弃在上,诉说悠久。唯有半楼上的刷壁,倒是洁白光润,排列依然。

这便是七十年前原汁原味的场景。“天纵之才”的国画大师,被徐悲鸿赞誉“为五百年第一人”的艺术巨擘,曾经二度来此,将夹江纸业发扬光大,迈上了新的台阶。此刻,大师一袭洁净的长袍,须髯飘逸的仪态,言谈嬉笑的神情,宛若眼前;大师的辉煌和传奇,如太阳的光芒一样,遍洒于此。石堰村平凡无奇的山水,陡然间金光闪耀,波澜横生。

缱绻之余踏归途,大家仍然兴奋不已,感慨不虚此行。太阳突然穿破了云层,金光纵横。石堰村的山水,更加清丽鲜亮起来。一个鲜为人知古老的村落,留下了一代大师珍贵的踪迹。因手书画纸为媒,与先生结下这段美丽情缘,传为佳话。石堰村的山山水水,成了先生“胸中丘壑”,享誉全球……

山坡上,翠竹气息醇醇氤氲,弥漫萦绕;作坊里,大师纵横磅礴的墨香,缕缕袅袅。